

馮玉祥傳真(三)

張國柱

中原大戰斲喪國脈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後，十月五日，中樞改組，汪精衛與其有關人物既未得到適當安排。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反而警告汪精衛，開除陳公博等黨籍。軍事方面，採投機政客楊永泰「削藩論」之獻議，「以經濟方法瓦解馮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軍等」。十八年一月，在南京舉行國軍編遣會議，根據第三屆第五次中央執監委員會議決議，以四個集團軍兵額平均為原則，每集團軍留二十萬人，按此辦法，第四集團軍原有兵額，約如此數，不增不減，第三集團軍則須增補數萬人；惟馮玉祥之第二集團軍，乃須裁去原額之大半。十七年北伐勝利在望時，中央對華北方面的接收安排，抑馮揚閻，功高賞薄，馮玉祥早感不滿，此次軍隊編遣，又非公平合理，馮玉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长，此後，即稱病不到軍政部辦公。未幾，素工心計之閻錫山先脫身回晉，馮玉祥亦秘密離京回豫。第二集團軍在京要員鹿鍾麟等旋亦匆匆出京，自是馮玉祥對中央人物，便似

戴天之仇，不共兩立。四月杪，山東孫良誠部、河南石友三、韓復榘、馬鴻逵、龐炳勳等部均奉馮玉祥命陸續撤至豫西，且深入陝西，並將洛陽以東之隴海鐵路軌破壞，馮玉祥本人則駐節潼關以西之華陰。十月十日，馮部將領宋哲元等二十八人聯名致電中央，請蔣主席下野，催馮玉祥揮師進攻。同月十五日，馮玉祥成立「護黨救國軍西北路軍總司令部」，內戰至是正式爆發。越數日，中央罷免馮玉祥本兼各職，且發兵進攻。前由武漢敗回廣西之第四集團軍李宗仁部以「護黨救國軍總司令」旗號，出兵粵粵，遭粵軍陳濟棠抗拒，敗退回桂，於是馮軍在陝孤立無援。馮軍韓復榘部退至豫西陝州後，命令全部東向效忠中央。在豫南南陽之石友三部與魯西之馬鴻逵部，亦與韓復榘一致行動，投效中央。馮軍驟失十萬餘人，約佔全軍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戰損失尤重，不惟精銳喪失，而且團體破裂，軍心動搖，影響全軍前途之重大，誠難言喻，馮玉祥聞此警耗，不禁腦裂心碎。

十二月一日清晨，馮玉祥突擊衛兵數人，乘汽車離華陰至潼關風陵渡口，渡河赴晉，留諭全

部軍事交宋哲元主持。抵晉後，閻錫山款待於太原以北之晉祠建安村，在此暫作寓公。

馮玉祥退居山西之後，雖屢與閻錫山酌商大計，閻只虛與委蛇，靜觀形勢。殆汪精衛所領導之改組派公開與中央決裂，十二月四日張發奎與李宗仁勾結，在粵倡亂，進圖廣州，中央調兵對付，閻錫山忽訪馮玉祥，大罵中央，極力慫恿其與兵再舉，自願衷誠合作，負責一切供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聯名通電，提出黨統問題；汪精衛通電響應。三月十五日，西北軍將領鹿鍾麟、宋哲元等通電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馮玉祥於十七日抵陝，向所部西北軍下動員令，孫良誠、吉鴻昌等隨即揮軍東出，直指開封。四月一日，閻、馮、李就任海陸空軍總司令及副總司令等職，惟張學良無表示。晉軍進入山東，馮軍則仍在河南，雙管齊下，分路作戰。四月五日，中央下令討伐，並免閻錫山本兼各職，於是爆發了民國以來空前劇烈，犧牲慘重，國脈民命遭受重創，從而導致大陸沉淪的悲劇——中原大戰。七月十三日，閻錫山、馮玉

祥、汪精衛等在北平成立所謂「擴大會議」，並發表「宣言」。八月下旬，各派共同組織「國民政府」，擁閻錫山為主席，馮玉祥、汪精衛與鄒魯、陳公博等為委員。九月九日，閻錫山就任主席，時馮玉祥赴豫親自指揮戰事。

七、八月間，魯、豫戰場均有激戰，三方面各集中精銳，作最激烈之爭戰，傷亡甚多。至八月初，晉軍一敗塗地，山東盡失，不堪再戰，中央軍乃領全力集中豫省，以對付馮軍。然而此次「中原大戰」之勝負，不決於戰場，却決於坊壇上外交手腕之間。方豫魯大戰時，中央代表吳鐵城等在瀋陽與張學良磋商合作事宜，吳以其擅長交際、善於詞令之本能及大量金錢與俱，周旋於張學良夫婦與高級文武幹部間，大奏奇效。同時，閻、馮二人亦派賈景德與薛篤弼到瀋陽竭力運動，無如術鈍囊慳，與吳鐵城比較，相形見絀，居於下風。張學良雖站於中立立場，然以其時形勢，奉軍勢力充實，地利得宜，在北方實居舉足輕重之地位。張學良對馮玉祥既有不共戴天之世仇，絕難與其攜手；而中央政府名正言順，所給條件與地位亦優，自必歸順中央。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出通電，主張國家問題當由中央依法程序解決，並派大軍入關；晉軍無力抵抗，張學良遂順利佔領天津、北平及河北全省。閻錫山見大勢已去，於奉軍開到之前，通電辭職，退回太原，「擴大會議」及其所組織之「國民政府」隨即瓦解。乃與中央協商，閻錫山赴大連，汪精衛出國，而馮玉祥則居山西，戰事遂告結束。其時，馮軍主力大體尚稱完整，嗣以吉鴻昌、梁冠英等

先後輸誠中央（馮玉祥入晉時，駐豫之孫連仲猶欲追隨，馮却之，囑其投歸中央以後務須服從蔣總司令，為國効命。孫連仲遵令向中央報告，奉馮總司令命前來投順。蔣公素知其忠勇可靠，即予收編，此後孫連仲矢志效命，始終不渝），僅餘在陝豫之宋哲元、劉汝明、過之綱等約四萬人，相率入晉，後由中央改編為第二十九軍，分兩個師，以宋哲元、劉汝明為正副軍長，馮治安、張自忠分任師長，後又增編一師，以劉汝明任師長。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央任宋哲元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九月一日到察哈爾接任時，僅馮治安之第三十七師進駐察省，餘駐晉南運城，迨長城抗日戰爭時，始開往冀察應付日軍侵略，成為國家干城。馮玉祥在山西寄居汾陽，中央體念其完成革命之前功，給予寬厚待遇。綜觀此次中原大戰規模之大，歷時之久，犧牲之重，為中國歷史上所罕見。其所導致之嚴重惡果，其一為中共坐大，如無中原大戰，中央在南方剿共以精強部隊不會悉數北調，初成星火之朱德、毛澤東共軍，不致形成燎原之勢，寔致滔天大禍。二為日本軍閥的侵凌，如無中原大戰，奉軍主力不會入關，東北邊防不致空虛，九一八事變或不致發生，縱然發生，我們也有相當實力可資抵抗，或不致演變為兩敗俱傷的中、日長期大戰。

率領舊屬退居泰山

中原大戰結束後，馮玉祥先後隱居山西汾陽與山東泰山，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侵佔東三省後，全國各界咸望團結禦侮。二十一年一月國

民政府改組，林森任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馮玉祥應邀到京，共謀國是。二十八日，日軍突襲我上海駐軍，強佔閘北，發生所謂「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勇抗戰，大捷後，國民政府又改組，蔣中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馮玉祥與閻錫山、張學良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汪精衛任行政院長，馮被任為內政部部长，他在京二月，未就職，乃挈眷遷赴山東，仍隱居泰山，發奮讀書。

二十一年十月，馮忽從泰山北上，駐張家口東山麓愛吾廬。蓋其靜極思動，念念不忘捲土重來，再得掌握軍權之機會。馮一到張垣，即發電，對中央年來應付日本措施，多所指摘。適日軍於二十二年三月初攻陷熱河，張學良引退，由何應欽兼代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職務，中央直接主持北方軍政，宋哲元奉命率所部第二十九軍馳援，三月六日趕至喜峰口及羅文峪擊敗日軍，獲得大勝。向古北口進襲之日軍，亦為黃杰、關麟徵兩部堵擊，局勢扭轉，全世震驚。

其時，中央另有對付日本計劃，電邀馮玉祥入京，共商國是，不應。五月初，日軍由熱河進佔察哈爾省之多倫縣，更深入沽源、寶昌、康保等縣，全國各界抗日熱情愈見激烈。未幾，中央與日方訂立「塘沽協定」，使華北部分區域非軍事化，以此人民愛國精神與民族主義更形憤激。然而中樞當局則以頻年內戰，國力削弱，際此準備未週，不能輕舉妄動，迫與強敵作全面抗戰，以貽覆巢巨禍，故寧忍辱負重，假樽俎折衝之外交手段，與日本週旋，拖延時日，充實準備，此其苦衷，亦有不得國人之諒解者，馮玉祥正是個

中之突出的抗議人物。

五月二十六日，馮玉祥在張垣成立「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任吉鴻昌爲察哈爾警衛司令，張瀾生爲自衛軍司令，封閉省、市、縣各級黨部，搜捕黨政工作人員，通電全國指摘中樞不以真誠抗拒日本侵略，又不以軍力及補給增援抗日軍隊。馮玉祥麾下號稱三十萬衆，實則不過十二萬人，有槍枝者不過八萬，成員來歷頗爲複雜。有逗留晉察之少數嫡系老「國民軍」，有熱河駐軍被日軍擊退之潰軍，有奉軍殘餘部隊流落察境者，有察省無何系統之零星地方保安團隊，亦有臨時就地招募者，其中最完整而具有正規軍之規模者約二萬人，係方振武所率前退於山西而後來投之部隊。同盟軍全軍人多械少，其有較充分配備者，不及三分之一，或僅四分之一而已。筆者當時執教於察省農專及高師，親睹同盟軍軍官在街上步行，身著將校軍裝，後隨衛兵，只帶大刀一把，顯示武器不足。其軍政要員多係各方失意政客與失勢軍人如孫良誠、席掖池、金典戎、張允榮、張瀾生、王瑚、余心清與共黨分子宣俠夫（張蘇）等，及東北抗日游擊隊鄧文、馮占海。

其時，宋哲元坐鎮北平，致電中央聲言絕不參與馮玉祥之運動，因以往多年與馮之密切關係，亦不肯出兵向其進攻。宋對馮派來北平向其遊說之老友張允榮說：「我絕不打先生，但也不跟着他胡鬧。今日中央基於攘外必先安內，需要全國統一，要抗日也得大家一齊來，不能再有內戰。」他的忠義兩全，公私兼顧，而以其如此斬綽

截鐵之語，即將馮玉祥之雄心壯舉打消大半。中央堅守既定決策，對馮玉祥製造紛亂的行徑，當然不容任其發展。於是多方運用，尋求調解之外，亦不排除用兵平亂，故調龐炳勳的第四十軍、馮欽哉的第十七軍移駐南口、懷來一帶，向察南進逼。六月下旬，日本正規軍自察北所佔各地撤退，僅留李守信部偽軍駐守，馮玉祥乘勢揮師進攻，七月十二日收復多倫，博得國人喝彩。未幾，日軍又準備進攻察北，馮深苦兵力不足，而所統類似烏合之衆的雜牌軍隊，又未團結一致，不服指揮，更加經費支絀，軍械缺乏，再難久持。而在軍事上，既有中央軍之壓迫，復有日軍之進攻，七月下旬，不得不籌脫身下臺之計，經密電在京滬之簡又文，薛篤弼請孫科（時任立法院長）幫忙斡旋，務期和平了結，馮自動下野，中央不究既往。八月六日，馮玉祥通電，以抗日之舉已完成一段落，即日結束軍事，自動下野，察省軍政交回宋哲元接辦。十四日，馮玉祥離張垣赴泰山，宋哲元一直陪伴於南下專車至山東德州，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亦到德州親自迎接，伴送泰安登泰山。馮玉祥隱居泰山，跟隨的患難舊屬爲數不少，需費可觀，全由宋哲元與韓復榘共同支應。後經黃郛向中央力爭，中央亦對馮玉祥有所接濟。

最後一次統率大軍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蔣委員長電邀馮玉祥入京，出席十一月一日舉行之中央第四屆六中全會會議，措詞謙和懇摯，馮玉祥覆電數陳關

於黨政軍意見，蔣委員長覆電全部接受，一再敦促來京。十一月一日，馮玉祥抵京，表示共赴國難精神，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其時，兩廣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馮在廬山力勸蔣委員長不要用兵，蔣委員長亦主張用政治方法解決，派居正與程潛往桂協調，兩廣問題果得和平解決。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等受中共煽惑，在西安劫持蔣委員長，馮玉祥即去電營救，籲請寇日釋放蔣公，而願前往西安獻身爲質，以保張、楊等安全。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引起中日大戰，馮玉祥通電各方舊部將領務須努力抗戰，擁護國民政府及服從蔣總司令。全面抗戰展開，馮受命爲津浦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他再縮兵符，擔任抗日戰事，自甚興奮。詎料原來他麾下本有舊部韓復榘等三個軍團，各將領多不聽命，甚至有韓復榘部及東北軍萬福麟部等兩個軍團的進退路線及駐紮地點，亦不向其報告。馮向懷救國抗日之大志，機會難來，無奈將不服調、兵不服用，卒至無功而還，此其一生親統大軍之最後一次。

故態復萌攻擊中央

南京撤退後，國民政府西遷陪都重慶，馮玉祥亦往，先後居於巴縣中學、上清寺及北碚與歌樂山。其對抗戰效力，既不能發展於戰場，只有到處演講，鼓舞民心士氣，堅持抗戰到底。又在各地發起救國獻金運動，民衆熱烈響應，成績卓著。亦屢奉命到處巡視陣地，檢閱隊伍以及軍

人生活、待遇及軍事設備等，以實地調查所得，具報蔣公。在陪都無公務辦時，則以讀書、寫字、吟詩、繪畫消遣。並請一位王姓牧師講聖經與教英文，後又請蕭伯贊講中國史，聽講時必寫筆記。後請李達、鄧初民講新人文科學、經濟學等。

在整個抗戰期間，馮玉祥雖未親上戰場揮軍殺敵，似感失望，然仍使其稱心快意稍得慰藉者，則其所一手培訓出的不少將領及留下的部隊，直接歸中央指揮，均歷在南北各地奮勇抗戰，與敵週旋，戰績輝煌，其間戰功最多，犧牲最壯烈，舉國最崇敬，而馮玉祥所引為莫大光榮者，厥為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張自忠自抗戰軍興，轉戰於冀、魯、蘇、豫、皖、鄂等省區，其戰功卓越者，一在淝水，次在臨沂，三在徐州，四在鄂北隨、棗，卒殉國於襄樊戰場。當張自忠將軍靈柩運回陪都後，馮玉祥於哀痛悵悼之下，親為營葬，埋其忠骨於北碚之梅花山麓，並多作詩文，予以表揚。

民國三十五年秋（一九四六），馮玉祥以國民政府所給特使名義赴美考察水利，為期一年，並獲政府給予豐裕旅費。

三十五年九月二日挈同夫人李德全與兒女等乘輪赴美，抵加利福尼亞州後，暫居於三藩市附近之柏克萊，並購置房屋一所，其子女二人則分別進入當地之大學肄業。美國政府以馮玉祥為中國政府正式特派之考察專使，負有重大任務，特派專員為導，安排參觀各處水利工程之行程。

馮漫遊各處，名為參觀考察，實則其政治與

味却勝於水利。他念念不忘國事，經常忙於與人會議、聯絡、寫信、準備講演詞稿等活動，不久即停止考察工作，而自往美東，大發牢騷，復萌故態，致力於反中央之舉，自撰「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大肆毀謗。

妻是共產黨老黨員

三十六年十月九日，馮玉祥應幾位政治友人邀約，前往紐約，立即展開反對美國援助中央運動，次日雙十節，在旅館舉行記者會，當晚出席哥倫比亞大學「留美中國基督教學生會」舉行的國慶恭祝晚會。他在此兩個場合中，公開發表政見。翌日，他與六位政友——一屬中共、兩屬「民主同盟」、三屬「國民黨革命派」（其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尚未成立，而在醞釀組織中），首倡組織「民主統一戰線」於北美，先後參加籌備會者共十餘人。至十一月九日，「旅美中國和平民主聯盟」在紐約正式成立，馮玉祥被推為主席，據說加盟者達二百人，並另成立支部數處。以後，馮玉祥活動甚力，到處在團體或大學講演，甚至在街頭公開發表意見，批評中央措施，竭力煽動美國政府勿予貸款、勿供軍械，而支持反中央勢力，無所不用其極。以此，中央不無受其中傷。十二月，美國國會討論援華案時，他親至華盛頓，極力反對此案，對記者會、國會議員多人，以至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之一個調查小組發表意見逾兩小時。據說：「當時，美國國會已通過了緊急援華款六千萬美元，而撥款委員會折扣成一千八百萬元。」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監察院糾舉馮玉祥在美考察非法失職，國民黨中央開除馮玉祥之黨籍，並取銷其護照，電令返國。馮玉祥回紐約，即正式宣布與南京脫離關係，以政治難民身分，仍居美國。值國內不滿中央的國民黨離心分子在李濟領導下，於三十七年元旦，在香港正式組織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馮玉祥被列為中央委員之一兼駐美代表。二月初，「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駐美總分會」籌備會成立。馮玉祥雖非共產黨分子，其妻李德全却是老共產黨徒，她於民國十五年隨馮玉祥遊俄時正式加入共黨，所以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李德全被任為衛生部長後，將其老黨齡公開。馮玉祥於民國十五年遊俄回國後，所部漸有分化投共之事發生，馴至抗戰勝利後，其舊部軍長高樹勳、師長何基澧等先後率部投共，多由李德全與其內部潛伏分子滲透軍中所作祟。李德全動輒以非革命或反革命罪名加之於人，馮玉祥之屢屢反對中央的言行，尤其到美國的表現，實受李德全影響。三十七年初，「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馮玉祥被選為中央委員，並任駐美代表，為其左傾親共之正式表示。

由美渡俄天火焚身

民國三十七年，馮玉祥之旅美護照過期，美國官方屢予催促，不允其尋求政治庇護，無異為驅逐出境，卒以蘇俄駐美大使潘友新之力助，獲得轉往蘇俄之許可證。三十八年夏中共軍由華北南下，節節勝利，準備在北方召開大會，馮玉祥

決意乘勢前往參加，馮玉祥的「告別留美同胞書」謂：「這次前往，是為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真正的民主的聯合政府。」

顯見馮玉祥頭腦依舊簡單，實受共產黨宣傳容納異黨異派共襄國事之欺騙，誤以為在新政權下可實現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誤已誤國，致令親者所痛，憎者所快。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留其次子夫婦與兩孫在美，他挈夫人與一子、三個女兒及女婿乘蘇俄載重九千噸的貨輪「波必達」號自紐約啓

行，預計出大西洋，假道蘇俄返中國大陸。

八月杪，貨船渡大西洋，過地中海而駛入黑海，直趨蘇俄境內的敖德薩港。九月一日下午三時，馮玉祥突遭意外，在船上與其一女被火燒死。據官方宣報：

「是日，船上放電影，影片失慎起火，波及馮氏，遂因心臟病發或受窒息而死。」

怪傑馮玉祥逝世時，年六十有七。五年之後亦即民國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馮玉祥的屍體骨灰埋於其生前兩度隱居之泰山。其妻李德全則於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病逝於北平，年七十七

歲。

馮玉祥死狀雖慘，但並未受到共黨迫害。如其果能回到中國大陸，投靠中共，縱或其他投機靠攏分子，得到一個虛銜，但以其的反抗天性与革命性以及善變而反覆無常的本性與行爲，當然不滿現實，必然出以反對的言論與行動，必被中共徹底整肅，必將受苦不已，死得更慘。

馮玉祥的部將高樹勳、何基澧等率部投共均遭清算，孫良誠年逾古稀，還要在上海任挑土苦工，終至慘死。馮玉祥死在返國途中，未遭清算與整肅，誠屬不幸中之幸也。（全文完）

編輯報告

(二)

編者

△史學家喬家才先生又有新作問世，他爲中外雜誌特撰：「徐永昌將軍的傳奇」。徐永昌在

庚子拳亂聲中幼年從軍，民國二年以第一名畢業於陸軍部將校講習所，投考陸軍大學又是名列前茅，民五參加討袁，民六聲討辦帥張勳，自此轉戰南北，北伐剿共無役不從。抗戰時期輔佐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出任軍令部長，總縮兵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在米蘇里號主力艦上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徐永昌榮膺中國代表，爲我國接受外國政府投降之第一人。從一個孤苦伶仃的少年，到一位蜚聲國際、功勳彪炳的名將，徐永昌將軍的一生充滿傳奇意味。喬家

才先生的大作，生動翔實，是一篇最富史料價值的傳記佳作。

△戚宜君作家的蘇曼殊外傳廣徵博引，頗富史料價值。這一期他寫到曼殊大師西湖受驚，遠遁南洋，稱得上是奇人奇事，妙趣橫生。遜清末年的劉師培甘爲江蘇都督端方所用，向清吏舉發同盟會上海總機關部是當年的一大震撼事件，陳英士（其美）險遭毒手，連先總統蔣公也因當時在場，賴其機智而走脫。多年以來極少有人提到這一段波譎詭秘、浪濤險惡的革命史實，在戚宜君作家文中可以窺其全豹，是爲讀者諸君在蘇曼殊外傳中除了有如親炙曼殊大師的談笑聲欬之外

，所可獲得的意外重大收穫。

△張國柱先生的「馮玉祥傳真」寫到中原大戰，正好是「基督將軍」一生的分水嶺。以將軍知兵、將軍信教、將軍能詩，將軍淡泊自持，眩惑世人於一時的馮玉祥，由悍然反對整編，不惜稱兵播亂，而暴露其猙獰面目、軍閥嘴臉。而馮玉祥也從此爲國人所共棄，以與先總統蔣公幾成分庭抗禮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墜入谷底。終至退隱泰山，沒落重慶，由美入俄，怪火焚身。「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坍了」，野心勃勃者的悲慘下場足爲後世之人炯戒，是一篇值得咀嚼玩味的大好文章。